

英语国际通用语背景下的 语用能力及其重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冉永平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杨 青

提要: 英语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ELF),出现了不同于英语作为本族语或外语的语用特征,交际主体的他者化与语境因素的多元化融合更加突出。因此 ELF 交际中出现了具有交叉文化语用特征的语言语用与社交语用表现。这是 ELF 语境中的语用能力问题,为不同语境下英语语用能力思想的重构带来了新课题,对我国英语教学与学习的语用能力研究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 英语国际通用语、语用能力、交叉文化语境、重构

[中图分类号] H2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6)02-0287-13

1. 引言

全球化趋势使英语由一门外语(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简称 EFL)成了国际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简称 ELF) (Seidlhofer 2004),其社会角色的变化引发了不同于英语本族语单向语境下的使用范式,也改变了英语的交际属性(Mckay 2003)。为此,传统的英语单语(monolingual)模式逐渐转向为多语(multilingual)及多文化(multicultural)相融与并存的复合范式,并成为当代英语使用语境的一种新常态。

针对以上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将 ELF 研究与 EFL 教学实践进行结合的迫切需要(如 Seidlhofer 2011; Baker 2015),且不断呼吁重新审视英语使用能力的传统观念,并提出语用能力的再概念化等问题(Seidlhofer 2011; Cogo & Dewey 2012; Baker 2015),以弥补英语教学中存在的概念缺位和对语用能力新内涵的认识缺陷(Seidlhofer 2011)。本文综述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结合 ELF 使用所体现的多元语境,探究 ELF 的语境变化与传统 EFL 交际语境之间

区别性特征引发的语用能力新表现,尤其是该语境下言语语用及社交语用的表现,意在重新思考 ELF 语境变化对语用能力思想的重要影响。

2. 全球化背景下 ELF 交际的语境特征

英语国际通用语的全球化语境促进了英语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使之成为“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说话者共同的语言选择”(Jenkins 2009: 200)。在国际学术交流、商务洽谈、媒体报道等公共交际领域,ELF 已成为融合多样化语言文化的交际资源,服务于非英语本族语使用者的个人及公共需要(Graddol 2006)。近年来出现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多语化”(multilingualism)、“多模态”(multimodal)、“复合中心论”(pluricentrism)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传统的“单文化”(monoculturalism)、“单语化”(monolingualism)、“单模态”(monomodel)和“单中心论”(monocentrism)。类似的术语变化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英语使用的语境变化及其“超多样性”(superdiversity)特征(Seidlhofer 2011: 10)。下面从 ELF 语境下的交际主体和多元语用能力表现方面,解读全球化背景下英语通用语交际的语境特征。

2.1 ELF 交际主体的“他者化”现象

“任何一门语言的归属感均取决于该语言的使用者,不论他们是多语者还是单语者”(Brumfit 2001: 116)。从数量上看,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非本族语者已成为英语使用的主体,也即,英语逐渐成为“他者语言”(the language of 'others')(Jenkins 2015: 52)。在英语使用的传统语境中,本族语者主导的语用能力模式被视为唯一的参照标准,结果导致“他者”在英语交际中的被动顺应,或是向该标准的单向靠拢。按照 Widdowson(1997: 139-140)的观点,“英语正在发生从语言分布向语言传播的范式转变,英语国际通用语不是作为一套固化的语码形式分布于不同的使用领域,而是作为一种虚拟化的语言进行传播”。为此,“言语社区”的概念不再适用于 ELF 的交际语境,取而代之的是“言语共同体”(Wenger 1998, 转引自 Seidlhofer 2011)。也就是说,ELF 使用者不再为了融入单言语社区而被动顺应,而是在互动交际中积极构建临时性的言语共同体。因此,ELF 语境下“他者”对英语使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已成为他者化现象的语用表现:每一个 ELF 使用者都会构建与英语本族语不完全等同,且反映自我交际方式与社会文化身份的“本我英语”(my English)(Kohn 2011)。这说明英语的习得、学习等不是单向语境下的简单移植和克隆(同上: 79),而是一种建构交际的社会认知过程,是语言使用的语用社会化需要与结果(Kecskes 2014: 5)。

2.2 ELF 语境下的多元性特征

作为具有“多元背景的复合体”(Mauranen 2007: 244),ELF 语境存在多元

文化交互与并存的显著特征,其使用是交际主体之间的交叉语境互动、协同与协调,是 ELF 交际区别于单向语境交际的关键,会导致不同的语用能力表现。

传统观点认为,文化预先于交际而存在,并涉及具有共同特征的国别群体(Piller 2011)。对比分析静态语境下的国别文化,交际以消解语言使用中的各种冲突与障碍为目标,这是传统跨文化语用能力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实际上,ELF 语境下的互动交际会出现既不完全等同于交际者所依附的自身文化,也不等同于英语本族语文化的“第三空间”文化(Kecskes 2013),即一种“交叉文化”(interculture)。这是 ELF 语境下多元语言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不是交际者之间不同使用范式的简单组合与呈现,需要相互之间的不断协调、竞争、调整和再协调,涌现为各种动态表现和多元化融合现象(Baker 2015: 53)。为此,EFL 语境下的语言使用更多体现为自下而上的多元文化互融性(Kecskes 2013)。这表明 ELF 语境的多元性和动态性成为了一种交际资源,为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英语使用者呈现或凸显自我文化提供了新的语境空间。

3. ELF 语境下的语用能力表现

基于英语单向语境下的语用能力观(Thomas 1995),语言语用能力主要指依附语法能力,参照相关语言资源传递与理解话语信息的能力;社交语用能力则指依附语言资源之外的语用信息,如权势、身份、距离、文化差异等社会文化资源进行语言交际的能力。然而,前者所依附的语法能力及所参照的相关语言资源均以英语本族语为标尺;后者所依附的社会文化资源也依赖于英语本族语者所形成的社交语用规约(Leung 2005)。

ELF 的多元语言文化语境特征决定了使用者群体之间的交叉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必然有别于同域语言文化的群内交际(intracultural communication),不仅容易出现发音、语法、词汇、语用信息表现与理解方面的显著差异(Watterson 2008: 378),还会出现不同的语用偏好(Kecskes 2013: 19)和文化期待(Björkman 2014),这很容易产生 ELF 交际中的非对称性等问题(Kaur 2010; Björkman 2014),并导致语言使用中的可变性(variability)(Dewey 2009)和高度的不可预测性(Mauranen 2007)。那么,为了实现成功交际,ELF 使用者如何有效地应对交际参与者之间的非对称性问题?下面从两方面探讨相关的语用能力表现。

3.1 ELF 语境下语言语用维度的语用能力

研究表明(Firth 1996; Kecskes 2013),ELF 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多以实现任务(task-oriented)或信息传递(content-oriented)为交际取向。对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而言,话语信息的有效传递是衡量成功交际的关键,然而在话

语产出与理解中交际者之间往往缺少足够的共知背景(common ground),为此 ELF 语境下经常出现旨在实现信息共建的语用策略,体现了英语国际通用语交际的语言语用能力及其动态特征。

3.1.1 信息互明策略

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 ELF 使用者在缺乏足够的共知信息下能够实现成功交际,不出现或少出现误解与不解(Mauranen 2006; Kaur 2010),主要源于所采取的信息互明策略,帮助建构临场语境下的共知信息,实现交际信息的相互明晰。这类语用策略出现在交际的不同阶段,比如当听话人出现话语理解问题时,说话人会采用消解策略(Cogo & Dewey 2012);或当话语理解出现潜在问题时,则会采用预先处置策略(pro-active work 或 pre-empting strategies) (Mauranen 2006)。由于 ELF 交际存在多元语境因素的非对称性,交际主体之间缺少共知信息,为了避免可能引发的交际障碍,说话人需要预先排解相关问题,因此预先处理策略的使用频繁,这是 ELF 交际互动的突出现象(Björkman 2014)。类似策略的语言表现主要包括自我澄清、自我修正、重复、复述、协同性产出(collaborative completion)、合作性重叠(cooperative overlap)等信息明示化策略(explicitness strategies)(Cogo & Dewey 2012; Deterding 2013)。另外,交际者还会通过话题协商、话题管理、元话语策略等使话语信息更加清晰,让交际意图明朗化(Mauranen 2007, 2010; House 2013)。Firth (1996)等学者还发现,ELF 交际者会跳过不清晰的词汇和话语,采用“随它”(let it pass)、“观望”(wait-and-see)等策略(Cogo & Dewey 2012),以免出现交际障碍。这表明,要做到话语信息的互明,需要交际双方的共同参与和互动协同,不仅需要消解话语信息理解中的问题,还需排解发生在理解之前的潜在障碍。

3.1.2 语境顺应策略

ELF 语境是一把双刃剑,既增加了交际的不确定变量,也为交际提供了多元化的语境资源。由此,交际主体需要进行动态选择和策略利用,包括显性的语码转换(Cogo 2010; Pietikäinen 2014)和隐性的同源迁移效应(cognate effect) (Hülmbauer 2011),在凸显话语信息的同时也会标示或建构交际主体的自身文化身份,巩固交际者之间的临场群内关系(in-group relationship) (Seidlhofer 2009)。不难发现,ELF 语境中交际者还会参照当前语境,创造性地建构有别于英语本族语的语块(chunking),如 in my point of view 融汇了 in my view 和 from my point of view 的意义,这体现了 ELF 交际中语言使用的可变性问题,是交际管理的一种表现(Mauranen 2009);另外,程式化用语和习语(idiom)等的创新用法(Seidlhofer 2009)也展现了 ELF 交际者对语言使用的再创能力和

语境化的再生能力,体现了语言使用的顺应性。

ELF 语境下的信息共建不单是由误解或不解引发的,互动中涌现的异化语言形式也会促使交际者通过顺应语境,建构临场的共知背景,或使特定的语用规约信息更加明晰化,以实现话语信息的相互理解,这体现了 ELF 交际中语境化策略的互动协同。例(1)是一则日常的 ELF 言谈会话,体现了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实现信息共建的协同能力:

(1) (S1 法国人、S2 德国人和 S3 意大利人三位朋友正在讨论周末计划,S1 突然提及要回法国参加一对新人的婚礼):

01 S1: for a wedding

02 S2: ah

03 S1: at the weekend ... and I'll stay because ... yeah this Australian student is marrying this French girl in Paris so ... so well organized ... all by internet

04 S2: @@@

05 S1: so I have to

06 S3: but it's good?

07 S1: no it's nice ... they have picture of them

08 S2: eh?

→09 S1: pictures of them you know ... in Australia in Katmandu in Tibet like

10 S2: @@@@

11 S3: they sent pictures ... [on the internet?

12 S1: [it's nice but it's a bit

13 S2: too much eh?

14 S1: cheesy

15 S2: [yeah

16 S3: [yeah

17 S2: yeah a bit too much I think

→18 S1: so ... blue flower we say ... *fleur bleue*

19 S3: why?... to say that it's cheesy

20 S1: yeah ... *fleur bleue means ... you know when you have these pictures with little angels of*

21 S2: ah [yeah

22 S3: [yeah

23 S1: *fleur bleue*

24 S2: kitsch-[kitschig

25 S1: [kitschig yeah @@@ (例句引自 Cogo & Dewey 2012: 132)

针对以上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解及可能产生的信息误解(箭头所示),

交际双方进行了相互协同,成功实现了对惯用语(斜体部分)的意义建构。当 S1 把话题转移到一起看新人的网上照片时(07),S2 没有理解并通过“eh?”表示了不解(08),为此 S1 对该话语信息进行了自我修正(09),重复原话语中的关键信息 pictures of them 并补充 in Australia in Katmandu in Tibet like,意在充实话语信息;根据 S2 的笑声(10)和第三者 S3 的参与(11),表明 S1 成功地排解了彼此之间的不解,实现了交际信息的互明。此外,由于法语习语 fleur bleue(18)带有特定的文化色彩,S1 意识到这可能会引起 S2 和 S3 的误解,因此为了避免潜在的交际问题而使用了对应的英语直译形式 blue flower,接着用 we say 说明这是自我所属文化中的一种习语表达。然而,由于习语使用及其规约性的意义所指具有单向性(Seidlhofer 2004: 220),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难以通过直译传递或被他人所理解,于是 S3 要求 S1 确认该习语是否与之前的英语表达 cheesy 对等(19),这就是需要相互协同的信息互明策略。得到了 S1 的肯定回应和对该习语隐含文化信息的进一步阐释(20)¹之后,会话言谈便顺利推进,这表明习语的选择是 S1 利用自我的语言文化资源,在交际互动中对所指信息的语境化重构,通过与其他交际者的互动,不断充实目标信息内容,从而帮助交际参与者 S2 和 S3 理解了特定的语言文化规约信息。不仅如此,S2 在随后的言谈中(24)也同样利用自我的语言文化资源,选择与之相应的德语表达式并得到 S1 的认可(25),成功实现了信息共建。

可见,在多元语境下 ELF 交际者能够选择适切的语用策略,或在识别语用线索的基础上进行相关信息的语境化或再语境化,协同建构信息理解所需的共知,从而有效避免话语信息理解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或消解可能出现的其他交际障碍。这样利于减少甚至避免 ELF 互动交际中出现类似“尝试—错误—再尝试”(Kecskes & Zhang 2009: 332)的曲折性。

3.2 ELF 语境下社交语用维度的语用能力

ELF 交际在实现话语产出和信息理解的同时也涉及信息之外的非语言能力问题,也就是说,英语国际通用语交际所涉的不仅是语言信息传递,还存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交际的社交语用能力及其动态特征。

3.2.1 人际关系管理能力

实际上,ELF 交际中的话语重复、复述、重叠、语码转换等策略不单是为了明示信息,帮助实现话语信息的共知与成功理解,同时也是为了构建与管理交际

¹ Fleur bleue 指挂在孩子床前的图画,上面有拿着蓝色花朵的小天使,表示甜蜜美好的象征意义(Cogo 2010: 301)。

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比如表达亲和关系(Firth 1996)、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Pözl & Seidlhofer 2006; Kalocsai 2011)等。既然 ELF 交际涉及多元化的语言文化背景,交际者之间往往缺少信息共知,因此交际需要相互协同与管理,“以认同为取向、显性合作、相互支持”是 Seidlhofer(2004:218)针对 ELF 交际所归纳的语用特征,这是一种人际语用需要,更是 ELF 语境下社交语用能力的重要体现。

然而,信息传递的趋同与合作并不是 ELF 交际中唯一的互动方式,也可能出现趋异性话语,进而导致交际者之间的语用距离或群体差异(Knapp 2011),也即 ELF 语境下的人际关系管理并非一定是正向的和谐管理,还包括对趋异性话语的冲突管理。比如在 ELF 交际中,除了合作性话语外,也会出现竞争性话语;在权势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争辩、反驳等可能代替认同与合作并成为常态,在权势成为主导因素的会话语境中尤为明显。此外,笑声、玩笑、逗乐等话语的出现也不总是为了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会出现人际语用问题并威胁对方的面子等,进而破坏人际和谐(Jenks 2012)。此外,嘲弄、反驳、异议等面子威胁性话语并不一定会破坏交际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同时,交际者可能依据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话题内容、交际场景等采取不同的语用策略,通过面子维护与关系管理,实现人际和谐的社交语用目的(Walkinshaw & Kirkpatrick 2014)。为此,人际关系管理映现了 ELF 交际中的社交语用能力及其动态性和复杂性。例如:

(2) (文莱学生 S1 和 S2、马来西亚学生 S3 正在准备将要开始的辩论赛,巴基斯坦学生 S4 也参与了他们的讨论,话题是关于互联网交际和面对面交际)

- 01 S1: no (.) what I meant by interaction what I meant by interactive it's that (.)
like say for example I have skype and you have skype and we can TALK (.)
<1> we can interact (.) that one is </1> like a (.) a recorded video=
→02 S4: <1> yes exactly (.) so we can share with others </1>
03 S1: =and sent over and that's it. <2> you cannot interact with the video </2>
→04 S3: <2> it's-it's just DELAYED interaction </2> isn't it?
05 S2: actually no
06 S3: why people can comment on your video?
(例句引自 Walkinshaw & Kirkpatrick 2014: 279)

例(2)中两处重叠话语(02、04 箭头所示)体现了 ELF 语境下交际者的双向人际关系管理能力。首先,S1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只有同步进行的网络在线互动才称为交际”(01),S4 表示认同,并随即进行了理由扩充 so we can share with others(02),这是一种合作性话语,体现了交际者对正面关系的管理,有助于提升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其次,S1 用 a recorded video(01,03)进行反面例证时,

被 S3 的话语打断(04),意在争夺话语权(04,06),并凸显反对意见 *it's just DELAYED interaction*,这时的话语就是竞争性的而非协同。此外,模糊限制语 *just*、附加问句 *isn't it*(04)及反问句(06)体现了说话人对负面关系的管理,利于缓和异议可能产生的负面语效,进而维系相互间的人际关系。这就是 ELF 语境下语言交际所体现的人际关系管理能力问题。

3.2.2 身份协商能力

交际中的人际关系变化不仅与面子相关,还涉及身份的动态协商,也是一种身份建构(冉永平、刘平 2015)。身份,尤其是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已成为 ELF 研究的关注焦点(Baker 2015)。如前所述,由于 ELF 语境的语言文化多元性与交叉性,交际互动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与移植,而是相互接纳、融合、转变和重构的过程,且通过语言实践表现为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Pennycook 2007)。由于 ELF 交际者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本族语的语言文化规约,很容易出现自我中心(*ethnocentric*)思想(Hult 2010),并出现体现本土文化的话语行为。因此,交际者会采用恰当的语用策略,呈现本土文化身份的同时,重新建构临场的、相互接受的共同(或群内)身份。这表明 ELF 已成为映射和建构参与者文化身份的交际资源(Seidlhofer 2004; Kalocsai 2011),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可以借此维持、协同调整或重新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Pözl & Seidlhofer 2006; Sung 2014)。为此,ELF 交际者的身份特征与其他社交语用因素一样,是多元和动态的。

如例(1)所示,说话人 S1 认为英语表达式无法诠释特定的自我文化信息,就选择了法语习语(18),通过意义协商获得其他交际者的认可,推动了 ELF 交际的顺利进行;S2 也做出了类似的语言选择(24),并得到 S1 的肯定。两处的习语选择既凸显了交际者的自我文化依附,又成功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也即,在 ELF 语境下借助本族语恰当地表达了英语无法诠释的信息内容,同时体现了 ELF 使用者的群内身份,巩固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S1 的笑声(25)印证了这一点。以上体现了英语通用语交际所涉及的社交语用能力,且有别于单向文化语境下的社交语用表现。

4. 通用英语语境下的 ELF 语用能力重构

英语国际通用语的语境特征及所引发的语言语用和社交语用等变化给英语使用的交际过程及其能力表现产生了新的影响,出现了不同于英语本族语等单向语境下的语言语用及社交语用范式,这不仅挑战了英语本族语所主导的语用能力标准,也对英语作为外语的语境特征及语用能力思想提出了新问题。为此,基于通用英语的语境变化与特点,我们亟需重新思考英语语用能力的参照标准,

重构新语境下的语用能力思想。

4.1 ELF 语用能力建构的参照模式

在英语国际通用语的语境下,我们是否应继续参照英语本族语者的能力表现,并以此衡量 ELF 交际者的语言语用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呢?长期以来,英语外语教学与学习强调依附于英语本族语者的语言语用和社交语用范式及其社会规约。然而,这种单向的能力参照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很容易将语言与特定的语码形式等同起来,把语言使用的社会规约与固定规则等同起来(Baker 2015: 138)。因此,英语语用能力不能仅局限于教材编著者、培训师等所勾勒的本族语者规约(Leung 2005),正如 Larsen-Freeman (2011: 49)所言,“语言本身是在交际互动过程中自下而上涌现的、复杂的顺应性系统,而不是由一套语法规则组成的、自上而下的固化系统”,这表明语用能力不是一种静态的规约性能力。

为此,英语使用的全球化趋势有必要让我们面对真实的语用环境,尤其是 ELF 语境下语言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和交叉性(Kecskes 2013),以及 ELF 交际主体的他者化等,重新思考和重构语用能力的参照标准及其能力内涵。英语交际主体的他者化趋势及多元语境下的语用能力表现已经说明,ELF 交际成功的关键不在于遵循本族语的语言语用及社交语用规约,而在于交际者之间如何依照特定的多元文化语境,顺应性地进行适切的策略选择,也就是说,语用能力具有临场性和建构性,包括交际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管理、身份建构等,而不仅是语言语用信息的有效传递与理解等能力问题。为此,不少学者(如 House 2003; Björkman 2011; Jenkins 2011)反复指出,遵循英语本族语的单向语用能力标注已不足以阐释有效的 ELF 交际,更为可行的参照模式应该是“成功的 ELF 使用者”²在多元语境下的交际能力表现,因为在类似语境下交际关注的重点往往不是语言产出如何接近英语本族语者的使用范式或语用标准,而在于能否依据交叉语言文化的临场语境,采用适切的语用策略,包括人际关系管理策略等,成功实现交际目的。

4.2 ELF 语用能力的重构

语用能力观的重新思考不仅应关注 ELF 语境下有效的策略选择及其能力表现所隐含的语言语用微观视角,还需考量 ELF 语境下人际关系管理、身份建构及其能力表现所体现的社交语用宏观视角,以及重新审视语言、文化与交际的关系等。基于通用英语的多元语境和交际主体他者化的趋势,以及有别于单向

² 针对“成功的 ELF 使用者”,存在多种表述,如 expert in use (House 2003), skilled user (Jenkins 2011), effective communicator (Björkman 2011)。

语境下的语用能力表现,我们认为 ELF 语用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语言信息共建能力、人际关系管理能力和交叉文化的多元语用意识。

如前所述,在缺乏共知信息的前提下,ELF 交际过程会出现更多的曲折性,交际者之间就需要相互协同,实现信息的互明与共建,包括人际关系的管理。由此,信息共建能力和人际关系管理能力是构成 ELF 语用能力的两大要素。此外,文化的多元性作为 ELF 语境的重要部分,促使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因而交叉文化语用意识是构成 ELF 语用能力的另一要素。传统的外语教学过于强调英语本族语文化的参照性和主导性,导致语用能力标准的目标语取向及语用能力表现的单向顺同,忽略了英语学习者或交际者的本土性语用标准,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顺应与动态调节;同时,静态的文化语用思想简化了文化、语言与交际之间的复杂顺应关系,无法诠释 ELF 交际所体现的多元语言文化的交叉性和动态性,导致文化与交际的关系被视为脱离语境限制的普适性规约(Baker 2015)。为此,ELF 语用能力的重构需要重新解读二者之间的关系,重视交叉文化语用信息及其语用能力表现,这正是区分传统跨文化语用观(cross-cultural pragmatics)与交叉文化语用观(intercultural pragmatics)的核心变量(Kecskes 2013)。前者强调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对交际的影响,或对比单向交际语境中的语用表现;而后者从不同语言文化相互融合的角度看待 ELF 交际,关注 ELF 语境下交际者如何建构共知信息、实现合作与协同。传统的跨文化语用意识被视为某种语言文化知识的恰当运用,或以该知识为前提的语言运用能力,而 ELF 语境下的交叉文化意识跳出了文化、语言等之间的线性依附关系,重视基于多元语境因素之间的互融与协同及临时构建关系(Baker 2015)。据此,英语教学与学习的重心应该放在“培养学习者和学习交际的过程”(Seidlhofer 2011: 198)。

此外,构成 ELF 语用能力的三大要素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密切关联的。由于 ELF 交际者之间缺少预先存在的、足够的共有背景,故交叉文化之间交际的关键在于动态协商和调整(Baker 2011: 203)。“协商”的内容不单指语言形式和意义,还包括社会身份、文化参照和文化行为等非语言层面的社交语用信息。这进一步说明 ELF 语境下的语用能力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或技能,而是动态的信息建构、关系管理及文化互融的多重能力。相比之下,传统的语用能力观强调语音、词汇、句法等语言形式使用的正确性与恰当性,而忽略多元语境下交际过程所体现的人际关系管理能力、交叉文化意识等新型的语用能力要素,这些正是英语国际通用语语境下交际成功的重要推力。

同时,ELF 语用能力从单向的语言维度转向对社交语用(如人际管理、身份建构等)、多元文化交叉融合等超语言维度的重视,也顺应了当代语用学对语言

使用和交际过程研究所强调的多视角整合。正如社会语言学家 Bucholtz & Hall (2008: 403-404)指出,我们“应该对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相关的分支科学领域进行整合,从多维视角讨论多元复杂的语言文化现象,……阐述全球化语境中交际涉及的身份认同、主体性、微观(语言个体使用者)和宏观(社会结构与过程)等层面的语言文化问题”。所以,针对英语国际通用语交际的语境变化及语用能力变化,我们亟需突破仅从语言本体及其依附的本土文化等单向角度去认识与界定 ELF 语用能力的藩篱,重构 ELF 多元语境下的新语用能力模式。

5. 结语

ELF 交际的多元语境变化及其引发的语用特征,引发了人们对传统语用能力观的新思考。以英语本族语的语言语用和社交语用规范为标准的语用能力范式不再适宜于阐释 ELF 交际。正如 Leung(2005: 139)批评说,“把交际能力的概念独立于英语的发展,并没有考虑到在不同语境中如何使用和理解语言的多元化方式”,传统的语用能力观也存在类似问题。为此,基于 ELF 交际的语境变化,本文综述了英语国际通用语背景下的语用能力表现,展现了交际的复合语境下不同的语言语用和社交语用能力,并讨论了建构与之适应的新语用能力思想的必要性,指出尤其要重视多元语言文化之间相互交叉融合的协同建构能力。然而,围绕英语的外语教学、学习、测试等的理论与实践则普遍没有跟上类似的新变化与新特征,也是将来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应该直面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 Archibald, A., A. Cogo & J. Jennifer (eds.). 2011. *Latest Trends in ELF Research* [C].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Baker, W. 2011.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J].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1: 197-214.
- Baker, W. 2015. *Culture and Identity through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Björkman, B. 2011. Pragmatic strategies in English as an academic lingua franca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950-964.
- Björkman, B. 2014. An analysis of polyadic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speec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66: 122-138.
- Brumfit, C. 2001. *Individual Freedom in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UP.
- Bucholtz, M. & K. Hall. 2008. All of the above: New coalitions in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 401-431.
- Cogo, A. 2010. Strategic use and perceptions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J]. *Poznań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46: 295-312.
- Cogo, A. & M. Dewey. 2012. *Analys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 Corpus-based Investi-*

- gation [M]. London; Continuum.
- Deterding, D. 2013. *Misunderstanding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Dewey, M. 2009.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 In A. Mauranen & E. Ranta (eds.).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Studies and Findings* [C].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60-83.
- Firth, A. 1996. The discursive accomplishment of normalit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6: 237-259.
- Graddol, D. 2006. *English Next: Why Global English May Mean the End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M]. London; British Council.
- House, J. 2003.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 threat to multilingualism?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7: 556-578.
- House, J. 2013. Developing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59: 57-67.
- Hülmbauer, C. 2011. Old friend? Cognates in ELF communication [A]. In A. Archibald *et al.* (eds.). 2011. 139-162.
- Hult, F. 2010. *Directions and Prospects for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M]. London; Springer.
- Jenkins, J. 2009.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terpretation and attitude [J]. *World Englishes* 28: 200-207.
- Jenkins, J. 2011. Accommodating (to) ELF in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925-936.
- Jenkins, J. 2015. *Global Englishes: 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 [M]. Abingdon; Routledge.
- Jenks, C. 2012. Doing being reprehensive: Some interactional features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a chat room [J]. *Applied Linguistics* 33: 385-405.
- Kalocsai, K. 2011. The show of interpersonal involvement and the building of rapport in an ELF community of practice [A]. In A. Archibald *et al.* (eds.). 2011. 113-138.
- Kaur, J. 2010. Achiev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world Englishes [J]. *World Englishes* 29: 192-208.
- Kecskes, I. 2013.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M]. Oxford; OUP.
- Kecskes, I. 2014. About bilingual pragmatic competence [J].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37: 1-22.
- Kecskes, I. & F. Zhang. 2009. Activating, seeking, and creating common ground [J]. *Pragmatics & Cognition* 17: 331-355.
- Knapp, A. 2011. Us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for (mis-)managing conflict in 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ontext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978-990.
- Kohn, K. 2011. ELF and the standard English misunderstanding [A]. In A. De Houwer & A. Wilton (eds.). *English in Europe Today*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72-94.
- Larsen-Freeman, D. 2011. A complexity theory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acquisition [A]. In D. Atkinson (e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New York; Routledge. 48-72.
- Leung, C. 2005. Convivial communication; Recontextualizing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5: 119-144.
- Mauranen, A. 2006. Signaling and preventing misunderstanding in English as lingua franca communic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77: 123-150.
- Mauranen, A. 2007. Hybrid voices: English as the lingua franca of academics [A]. In K. Flottum (ed.). *Language and Discipline Perspectives on Academic Discourse* [C].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44-259.
- Mauranen, A. 2009. Chunking in ELF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6: 217-233.
- Mauranen, A. 2010. Discourse reflexivity – A discourse universal? [J].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9 (2): 13-40.
- Mekay, S. 2003. Toward an appropriate EIL pedagogy: Re-examining common ELT assump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3: 1-22.
- Pennycook, A. 2007. *Global Englishes and Transcultural Flows* [M]. London: Routledge.
- Pietikäinen, K. 2014. ELF couples and automatic code switching [J]. *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3(1): 1-26.
- Piller, I. 2011.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Pözl, U. & B. Seidlhofer. 2006. In and on their own terms: The ‘habitat factor’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terac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77: 151-176.
- Seidlhofer, B. 2004.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4: 209-239.
- Seidlhofer, B. 2009. Accommodation and the idiom principle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6: 195-215.
- Seidlhofer, B. 2011. *Understand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M]. Oxford: OUP.
- Sung, C. 2014. Global, local or glocal? Identities of L2 learners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communication [J].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7: 43-57.
- Thomas, J. 1995. *Meaning in Interaction* [M]. London: Longman.
- Walkinshaw, I. & A. Kirkpatrick. 2014. Mutual face preservation among Asian speakers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J]. *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3: 269-291.
- Watterson, M. 2008. Repair of non-understanding in English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 *World Englishes* 27: 378-406.
- Widdowson, H. 1997. EIL, ESL, EFL: Global issues and local interests [J]. *World Englishes* 16: 135-146.
- 冉永平、刘平, 2015. 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关系研究 [J], 《外语教学》(4): 1-7.

收稿日期: 2015-06-01; 修改稿, 2016-02-02

通讯地址: 510420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中心(冉)
524088 广东省湛江市 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杨)

forms sequentially activated the concepts, the corresponding L1 word forms, and the final and the first character at the sub-lexical level. The EHM model proposed by this paper can better account for the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L1 automatic activation during L2 word processing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Sentence contexts affec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semantic processing of English phrasal verbs —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 research (p. 249)

WANG Yue (Dept. of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SUN Erhong & ZHANG Jijia (Dep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Using visual search paradigm and semantic judgment tasks, this research probed into the effects of sentence contexts o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in English phrasal verbs semantic process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 spit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all showed the context effect; 2) in the processing of different meanings of phrasal verbs, the activation of literal meaning had an advantage; 3) the activation of figurative meanings of phrasal verbs were affected by the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mixed representation model and parallel activation model.

Effects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abilities on the implicit SLA of phrasal verbs (p. 261)

QIN Qin & LIU Wei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Taking phrasal verbs as target structures and making use of teaching practice, implicit knowledge test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abilities of college English learners and the implicit learning mechanism of SLA.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with former SL knowledge and oral proficiency as major controlled variables, the abilities of phonetic encoding, phonological analysis and short sentence prosody recognition influenced the acquisition of target structures; the abilities of phonetic encoding, phonological synthesis and words' stress recognition influenced the proficiency of the acquired target structures. The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abilities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acquisi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implicit knowledge of SL by means of improving input efficiency, enlarging the capacity of working memory and activating the meaning network.

The effectiveness of L2 teachers'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A meta-analysis of 25 empirical studies in the west (p. 274)

WANG Wei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Based on 25 empirical studies by western scholars, this research meta-analyzed the effectiveness of L2 teachers'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and specif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the explicitness, delivery mode and linguistic focus of feedback on its effectiveness. It was found that explicit feedback had an effect size larger than that of implicit feedback, that output-prompting feedback had an effect size larger than that of input-providing feedback, and that morphosyntactic feedback had an effect size larger than that of phonological feedback. Subgroup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rompt as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specific feedback types had a very large effect size. Regarding specific feedback types, explicit correction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recast, which in turn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metalinguistic feedback.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nd its reconceptualization (p. 287)

RAN Yongping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YANG Qi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Different pragmatic features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have emerged in the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contexts, some interactional pattern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about English as a native or foreign language, can be easily found with other-cultural orientations, they are evidence of ELF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that of pragmalinguistic and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in particular. This provides both necessity for reconceptualising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English in a lingua franca context, an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reconsidering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China.